

## 第二十章 传教士们

三月的第三个礼拜，给人以虚假的感觉，春天终于到了。但是，随后的几天，气温急剧下降。太阳升起后，蔚蓝清澈的天幕下，草地仍在寒冷的晨冻里沉睡，凝成雪莲般的朝露，从每片草，每张叶，每根树枝上挂下来，就像庆祝复活节的蛋糕上的糖霜。草地四周，一片静谧，围绕草地的哥特式建筑，灰色的教堂钟楼，落地窗户和屋顶齐高的图书馆，红墙白窗的三楼宿舍，沿山坡建起的花岗岩平缓台阶，漫延伸展的窄长拱顶迴廊，著名诗人或哲学家的铜雕像，铺着各种颜色的石子路，错落有序地座落在地势较高的山丘顶上。视野的尽头，望下越过覆盖矮松针叶和稀稀疏疏的野生植物的圆形山岚，能看到大伦敦市的整个西北角地区。

1572年，一个名叫约翰里昂的地主，以修筑一条通向伦敦几十英里的公路作为代价，向伊利沙白一世女王申请获准为当地数十名农民的男性子弟办一所学校，从此在这里奠定了学校的基础。历近293年后，这里已成为举世闻名的顶级学府：哈罗公学。从这间学府毕业，等于拿到进入牛津剑桥的门票。无论入学要求多么挑战，让自己的子女进入这间学府，是上至王室公侯，下至有产阶层，成千上万大英帝国里有点身份的家长们梦寐以求的理想。

草地四周的静谧被年轻人的喧闹声打破。一群穿着公学校服的清一色男生正在走来，给恬静如画的校园带来一片生气。他们戴着绕深蓝丝带的英式硬草帽，尽管天气很冷，天蓝色的西装外套，仍透着里面雪白的衬衣。他们当中几个长得比较高大成熟的，穿着同样的校服，显然是根据学长制度带队的高年级学生。跟在这群英俊潇洒，精力旺盛的少年队伍后面，是一对年轻夫妇。他们是新婚的高易和艾玛。

高易穿戴着高筒帽，深蓝色厚呢大髦，格纹呢西装，羊皮手套，和马靴。艾玛的衣着也做了适应英伦气候的改变：套在最外面的白貂皮大髦，胸前别着翡翠胸针，和大髦连在一起的蕾丝边软帽，裹住了她红褐色的浓密卷发，仅露出白皙的耳垂下挂着一对翡翠耳环，胸针和耳环都是高易的父母赠送给她的结婚礼物；大髦里，深绿色天鹅绒连衣裙，袖口，领口，裙边镶威尼斯钩针花边，长到前臂的鹿皮手套上三颗钮扣统统扣上；脚蹬淡红色平底靴。

“乔治，我怎么听不懂这些学生在说什么？”

”喔，他们在讲拉丁语。你在寄宿学校学过的，对吗？“

”学过两年，全忘了。说拉丁语是这间学校的规定？“

”等见到布特勒校长时，就会明白了。“

高易和艾玛是3月14日在高易家乡苏格兰玻斯郡浸礼会教堂举行的婚礼，原籍同为苏格兰的凯塞克大班夫妇代表女方家长出席婚礼后，立即返回上海，留下新婚夫妇和从上海一路跟来不离左右的嬷嬷拉妮在英国度蜜月。蜜月期间，高易和艾玛访问了艾玛曾经度过8年青少年时代的女子寄宿学校，和在苏格兰东南地区的嘉典老家的亲戚。然后，他们坐蒸汽火车南下，造访哈罗公学，向布特勒校长递交一份托马斯牧师的私信。嬷嬷拉妮受不了英伦残冬的寒冷，病倒在伦敦旅馆，没有跟他们一齐来。

通向校长办公室的小径从环绕校园的石子大道叉开去，一边是白桦树的林荫，一边是长满墙头草的教堂砖石建筑。路过教堂门口时，艾玛拉着高易进入教堂，瞻仰片刻，不禁为这里的一切而惊艳：平底拱顶的七彩玻璃窗户上拼出圣经里的故事，12根漆成朱红色的大柱，底部裹着波涛形的镀金箍，顶部托着渐渐展开的云霄形石膏，和绘着天使的天花板连成一气；天花板的中央，直立的天窗围成一圈，高高的窗台上密密麻麻地摆着点燃的蜡烛，无论白天黑夜，照耀下方几百张连成半弧形的阶梯椅子，每把椅子都朝着弧形所对的圆心中央，那里是铺着绿呢的牧师讲坛。

”时间快到了，走吧。“高易催促还想再逗留一阵的艾玛离开教堂。

校长办公室就在教堂边上。一位年轻秘书坐在门厅的接待桌后里听取了艾玛的介绍，彬彬有礼地把高易和艾玛带入校长办公室。门旁，古老的座式挂钟敲了九下，托马斯牧师告诉过艾玛，每天这个时候是布特勒校长接待访客的时段。

校长办公室里，给人的印象到处都是书。除了那幅交叉双箭下狮子直立的哈罗公学校徽和本校校友诗人拜伦赠送的两篇诗稿之外，墙壁四处被高高的书架盖满，看到一半的精装羊皮封面的书籍夹着书签摊在窗台上，几本厚厚的书叠在茶几上，从三个方面挡住了留着隔夜茶的蓝花瓷杯，书桌上叠起的书本更多，书本底下或之间压着大大小小的纸片，记载各种读书心得。目光透过高高低低的书籍障碍，艾玛看到了正坐在结实书桌后面的校长本人。

布特勒校长，看上去比32岁的实际年龄要老一些，长年累月的劳心而少劳力的生活，不光使他的头发微秃，还有挂到胸前的胡子，都已出现灰白。他的眼睛深陷有神，身材高瘦，手指细长。他的父亲是35年前哈罗公学的校长，他本人毕业于哈罗公学和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自从担任哈罗公学的校长后，他把时间不均等地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用来处理公学的事务，另一部分用来做拉丁诗文的研究，他是本世纪英国最杰出的拉丁诗创作者之一。

“啊，高易律师，艾玛女士，托马斯牧师介绍的，请坐，”校长听完年轻秘书的介绍，细声细气地让座。

艾玛和高易找了两把书堆得不太多的弯臂椅，推开书后坐下。艾玛把托马斯牧师托付的信交给校长。

”难，明年有点难，”校长看完信后，自言自语，然后对艾玛说：“托马斯牧师是我在剑桥的学长，我进剑桥的第一年，是他在剑桥的最后第二年，下一年他就荣获神学博士从剑桥毕业了。他在信里，推荐几家远东洋行大班的儿子明年来报考哈罗公学，希望我

推荐给入学考试做准备的辅导老师。要做到这点并不难，每年大英帝国在全世界的领地里，有上千子弟要来报考几百个名额的哈罗公学，为了不浪费这些子弟的时间，哈罗公学鼓励他们提前半到一年来这里，安排接受老师的辅导。托马斯牧师信上介绍的几位子弟，我可以提供同样的帮助，让他们为非常挑战的入学考试作好准备。但是，明年入学恐怕不行，因为明年给来自非本地区的学生名额，要减少，除非我跟那个方面达成新的协议。“

校长说到”那个方面“时，伸出细长苍白的手指，指指窗外。

”请问，是哪个方面？“艾玛不明白校长的意思。窗外，是指老天爷吗？

”校董事会。“校长回答。

然后，校长告诉艾玛和高易，哈罗公学作为“公学”从办学那天起，按照创校人约翰里昂制定的规矩，必须首先满足当地（本教区）子弟的教育，多余的名额才能给非本教区子弟享用，那怕这个非本教区的子弟是王子，也要服从这样的顺序。校董会是监督校长办学的机构，如果他，布特勒校长，在招收学生时违背本地子弟优先的条款，校董会可以罢免校长的职务。据瞭解，因为教区扩展的原因，明年本教区的适龄入学子弟会增多20%，相应地，留给非本教区的名额就要砍去同样多，这就是校长为托马斯牧师介绍的几个子弟感到明年入学悲观的原因。

“我和校董会一直在寻找和磋商不要削减非本教区的名额，但是至今没有找到不违背约翰里昂先生意愿的办法。本教区子弟入学的费用都是由约翰里昂的遗产基金会支付的，所以本教区子弟不用操心那份昂贵的学费。”

“那么，我能不能冒昧问一下，随着学费的增长，有一天，约翰里昂的遗产基金，会不够支付本教区子弟的学费吗？”高易问。看得出来，他是经过犹豫该不该开口，才问了这个问题

”为了避免遗产基金有一天会不够缴学费，校方对涨学费采取很谨慎的态度。而不能大幅涨学费，就限制了学校的扩展，无法增加招生名额，使非本教区的子弟入学更加困

难。学校面对的是一个不美妙的循环。”校长很有诚意地解释。

”校长，您和校董会有没有想过，设计一种既可不削减非本教区的名额，又保证本教区子弟将来在学费涨到付不起的时候依然有就学保障的安排？请原谅我，初次造访，对贵校的事情多嘴唐突。”

”不，一点没有唐突。我听得出来，您，高易律师，对削减非本教区名额，一定有很具创意的见解，请讲。”

高易向艾玛望了一眼，从她的目光里得到赞同他发表见解的认可。

”冻结本教区子弟的学费，”高易说，”每次涨学费，全部由非本教区的学生负担。这样一来，贵校的财源丰富，有能力扩展，招收更多的本教区和非本教区的学生，再也不会出现为了满足本教区子弟入学而砍掉非本教区子弟名额的局面；或是学费涨到哪天，遗产基金根本不能负担本教区子弟的学费。”

“听懂了，”校长对高易的建议又惊又喜，“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见解！高易律师，我想把您刚才的见解拿到下次校董会上去讨论，您不会见怪吧？”

“当然不。相反，我会感到很荣幸。”

接下来，校长推开书桌上的书本，在书本围绕的桌子空间上写了一封给托马斯牧师的简短回信，请高易夫妇带回上海。看得出来，他是经常写这种信的。就在高易觉得该起身告辞的时候，艾玛问了一个意外的问题：

”校长，您能不能告诉我，如果一个孩子，生长在上海，将来预备报考贵校的话，他从小应该作些什么准备？”

”拉丁文，和射箭。”校长饶有兴趣地回答，”本校规定，进入本校第二年，学生一律必须讲拉丁语，不光是上课讲，下课以后的生活里都必须只讲拉丁语，不讲英语。所以，在入学考试时，对拉丁语的考核要求非常挑战，每一个想报考本校的学生，必须在拉丁语上做好准备。至于射箭，那是创校人约翰里昂先生定下的必修课，为的是让男孩子从

小有尚武的精神。如果一个报考本校的学生，能在射箭场上露一手，对获取入学会有很大的帮助。“

艾玛听得十分认真，没有看到高易向她做该告辞的手势。

”校长，三小时后，我们要赶从伦敦查林十字火车站出发的火车，我们必须告辞了。您的信我们会带给托马斯牧师的。“高易说。

”祝两位旅途愉快，“布特勒校长立即站起来送客。这时，高易夫妇才看清这位大学者长得有多高。

高易和艾玛搭火车是要去南威尔士洛克郡，应邀参加一个浸礼会为有志去中国传教的神学院学生举办的座谈会。邀请是托马斯牧师安排的。他们在离开公学后，坐出租马车及时赶到泰晤士河北岸的查林十字火车站。

”艾玛，刚才你是为谁家的孩子打听，在上海为报考哈罗公学做准备？“高易在火车的餐厅里坐下后问。

”我们的。“

”天哪，我们才刚结婚呢！“

”这就是男人和女人的不同。“

”哈罗只收男生，你怎么知道我们将来的孩子是男孩？“

”多生几个，总会有男孩的。“

高易听完后大笑不已，直到餐厅的侍者递来菜单。他们点了豌豆汤，煎比目鱼，牛腰肉土豆泥，桃脯果冻，印度红葡萄酒和雪利酒。

餐厅四壁糊着色彩高雅的墙纸。餐桌上铺着洁白干净的桌布，上面摆着彩绘的瓷器餐具，镀银刀叉，和擦得闪闪发亮的玻璃杯。杯壁上反射出盛汤的硕大浅碗，周边点缀绿色香菜的金黄鱼片，和车窗外快速掠过的景色。火车正在穿越一会儿分开，一会儿合拢的树尖，透过连绵扑来的树干影子，看到笼盖在残冬初春下的英格兰平原，褚红的枯叶，裸露

的岩石，庄严的风车，恬静的农舍，宛如乡村诗集里的插画赫然搬上了拉开薄纱窗帘的车窗。。。直到夕阳西沉。

在火车的包间里度过两夜一日后，第三天清晨，高易夫妇到达了神学院所在的哈弗复德市。这里是南威尔士洛克郡的首府，浸礼会在这里有一间历史悠久的哈弗复德神学院。

滚滚浊水的克莱陶河将哈弗复德市分成东西两个部分，东岸是热闹的集市，西岸是圣马丁，圣玛丽，和圣图马思三个老教区。哈弗复德神学院座落在西岸三个教区的交界处。和高易夫妇刚访问过的哈罗公学的豪华教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哈弗复德神学院显得那么古朴无华。

十字架下的砖石钟楼，衬着天幕，孤傲地耸立，俯瞰远处曾经是罗马人所建的花岗岩城堡废墟，和因日照充足野生植物成长茂盛的山坡。钟楼下，一条柏树参天的林荫道，将大路引到神学院卑微的木质门口。进了门口，再穿过一条鹅卵石的小路，就来到了墙缝里长满青苔或墙头草的神学院主楼。

高易拉动伸出主楼门外的门铃把手，门铃在门另一边发出铃锤敲击生锈的铃壁的沙哑声响。

一位头戴硬梆梆的黑色宽边帽的老教士，黄皮鞋上裹着颜色不太配的绑腿，乐呵呵地开门接待了他们。老教士红润的脸颊，和鼻子底下修成往上翘起的浓密白胡，活脱一幅红颜白发的写真。

“这是托马斯牧师在上海给我们的介绍信和邀请信。”艾玛从银色的手提包里掏出两封信，“我们要找院长戴维斯博士。”

“鄙人就是。”老教士看了来信，显得很高兴。“啊，远东来的教友，欢迎，请跟我来。座谈会就要开始了。”

老教士伸出手，邀请高易夫妇。艾玛看着老教士滚圆的手指和腰围，断定神学院的伙食一定很棒。

走廊的木质地板在三人走过时，按照地板在该处的磨损程度发出轻重不一的响声，使高易联想起当年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在上海刚开张时，无钱修缮的地板状况。走廊尽头是神学院里最大的教室，教室里已坐满穿着白领黑衣校服的青年学生们和戴着各色宽边帽的神学教授们。看到教室里陈旧的木板桌椅，洗擦得灰白的黑板，艾玛觉得这里的一切，比自己在上海用教堂旧舍为华人儿童当作教室的条件还差。可是，就是他们，这个在英国的浸礼会，每年要募捐上万英镑，源源接济在中国的传教事业。

院长戴维斯博士引着高易夫妇走上讲台，在用帆布作靠背的折叠椅上坐下，教室里原有的喧谈声轻了下来。讲台上就坐的还有一位胸前长排纽扣紧扣，一身黑衣外套，浆洗绑硬的白色高领非常显眼的中年牧师。

“女士们，先生们，”院长戴维斯一开口，引起一片笑声，因为台上台下除艾玛外，出席者清一色为男性。老成的院长不为所动，继续讲下去，“今天的座谈会，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内容是请我杰出的教会同仁韦廉臣牧师（说到这里，朝中年牧师点头），向大家报告他为即将远赴中国传教之行所做的准备。第二个内容，是请从中国远道而来的艾玛嘉典女士，向大家介绍她在中国向华人儿童传教的经验。第三个内容，请本校教授和同学讨论，为了赴中国传教，如何改进本校教育。”

艾玛听到要请她介绍“向华人儿童传教的经验”，很紧张。靠她在华人儿童收容所办学的经验，与其说是在传教，还不如说是在做慈善。她朝高易求助地看去，得到的却是后者赞许的目光，似乎对妻子能在大庭广众之前发言，感到很骄傲。就在她为该说些什么而发愁的时候，韦廉臣牧师的开场白，更使她窘得几乎坐不住。

“各位先生们，”站到台中央的中年牧师开讲，“和艾玛女士相比，我只是月光下的萤火虫。因为艾玛女士，她的传教事业在中国早已展开，而我的传教活动，八字还没有一撇。这次我要去中国的终点，是一个叫烟台的北方城市。我之所以选在那个城市，或者说，我之所以派往那座城市，是因为浸礼会在烟台基地的霍尔博士患霍乱去世了，霍尔博

士是在照料霍乱病人时感染的。”

“霍尔博士照料的是西人还是华人病人？”有学生问。

“都有。”韦廉臣牧师的声音有点沙哑。“所以，我对远赴中国传教的第一个准备就是心理准备：在一个卫生条件恶劣的国度里，为了拯救别人的灵魂，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肉体。。。”

台上台下响起掌声。

“在我说到其他的准备前，“牧师等掌声平息后，说，”我想先和大家分享我所瞭解的中国，然后告诉各位，根据我对中国的瞭解，我作了哪些准备。中国是什麼？中国是土地，人口，和历史。中国的土地比整个欧洲还大，中国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中国的历史有五千年，在古希腊之前一千年，中国就已经有了完整的政府。

”所以，针对居住在辽阔土地上的人口，我的第二个准备就是学中文。和我们在英伦各地直到北美到处都通用的英语不同，因为疆域宽广，不同地区的人口来往不多，造成中文在中国各个地区的发音不同，比如说，在香港或广州，中文用粤语发音；在上海和扬子江下游，中文用沪语发音；在北京和天津，中文用官话发音。粤语，沪语，官话，书写相同，发音却完全不同。开始，我原以为将被派去广州传教，在伦敦学了粤语。可是，因为霍尔博士的不幸去世，我被改派去烟台传教，而烟台的中文同官话相近，所以，我到了中国，或者说是在去中国的旅途上，就要改学官话。对了，顺便问一下艾玛女士，从粤语改学官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这个问题，还是请我的中文老师来回答，“艾玛红着脸指指高易。

”如果有粤语基础的话，再花一年时间学官话，可以应付日常的生活用语。“高易从容地回答。

韦廉臣表示谢意，向高易点头。”所以，在去中国传教前，不光要学中文，而且要学对中文，不然，到了中国，你无法同当地人沟通。

”我的第三个准备是针对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在赴中国前学习科学知识，特别是学会做一些化学和物理实验。同我们一样，中国人相信奇迹，不同的是我们相信世界万物都是神创造的奇迹，而中国人在五千年的历史里积累了用阴阳五行解释天上地下的一切。驱除他们这种类似巫术的无知想法，就是举办讲座，用化学和物理的实验，把关于自然规律的真实观念灌输给中国人，用摸得着，看得到的科学实验结果，使他们信服主宰自然规律的神的存在。两百年前，天主教的传教士就是用准确预测日蚀来打动中国皇帝，获得准许传教的。今天，我们要用类似的方法，打动无论是饱学经纶的中国学者，还是目不识丁的贩夫走卒，使他们相信，我们的教会代表真理。”

“韦牧师，您可以具体介绍一下有哪些科学实验吗？”一个两眉之间有一条疤痕，形成“T”字型的学生问。

”物理中的磨擦生电，同性电子相排斥，异性电子相吸引，光学中的折射反射，化学中的酸碱中和成盐，等等，如果这位同学感兴趣的话，我介绍一本传教士前辈哈德胜戴勒博士写的《传教指南》，里面有很多有趣易学的科学实验。总之，请各位有志赴中国传教的同学牢记，一定要在精通神学的同时，在科学实验里补课，不能偷赖。这就是我要和大家分享三项准备。”

”那么在适应中国的生活习俗上，您有什么可推荐的吗？”同一个学生问。

”很遗憾，关于如何作生活上的调整，我想已经在中国生活多年的艾玛女士，比我更有资格回答你的这个问题。”

”艾玛女士，您能说几句吗？”学生转向艾玛。

面对上百双殷切期望地看着自己的目光，艾玛的心里在快速打鼓。跟那些到了中国后穿上当地衣服，住土著房子，吃中国饭菜的深入中国内地的传教士相比，自己在上海公共租界里，出门坐双架马车，在家有嬷嬷拉妮跟随，天天不误下午茶的生活，哪里谈得上是适应中国的生活习俗？

艾玛在掌声中站立起来，韦廉臣牧师坐下，将讲台给了她。

院长戴维斯博士并不清楚艾玛内心的为难，但是他看出艾玛并不习惯在大庭广众发言，于是摆摆双手，平息掌声。

”各位先生，请大家尊重艾玛女士的意愿，先请她和我们分享她在中国传教的可贵经验，然后再提问题，好吗？艾玛女士，您可以开始了。“

艾玛又向高易看了一眼，高易站起来，向她耳语：

“不要管听众的要求，你就从儿童收容所说起。”

艾玛镇定下来，有点结巴地向大家说道：

”其实。。。我参加传教是来自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托马斯牧师跟我说过，人在闲暇时不要感到无所事事，在上帝的引导下，一定会成就大的事功。我从苏格兰的女子寄宿学校毕业后，因为我的家庭在上海，所以我就去上海定居。刚好那个时候的中国，爆发了长毛和辫子兵的内战，战火漫延到上海郊区，租界里出现华人难民潮。你们大概都已知道，中国是个贫富不均的国度，有的难民带着很多银子和仆人逃到租界，有的难民连一双像样的鞋子都没有。在这些比较穷困的难民里出现了流浪儿童，有的是战争孤儿，有的是双亲都在，但是家里养不起，只好流浪街头。冬天快到了，为了免于流浪儿童冻死饿死，我参加了浸礼会托马斯牧师的募款活动。把捐来的钱用于发放衣物食品。可是，流浪儿童，人数越来越多，而且不善管理给他们的衣物。为了这些可怜的孩子有温饱的保障，在教会的帮助下，我办起了儿童收容所。。。“

如果说，开始的时候，艾玛有点结巴，现在的她越讲越有信心。她从如何在收容所里向华人儿童光是供吃供住，到提供学习技艺的谋生课程；从请中国学者替孩子们扫盲，到委任最先受洗的阿芳替孩子们讲解中文圣经；从阿芳受战乱的苦难身世，到耶稣如何答复阿芳的祈祷使她母子团圆，一一道来。除了艾玛的声音，整个教室鸦雀无声。只有钟楼传来的钟声，告诉人们流过的时间。

“现在，我的华人儿童收容所里，一共有47个孩子，其中15个孩子已经受洗。还有两位家长也已受洗。这就是我卑微的传教经历。谢谢戴维斯院长给我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我的传教经历。”

艾玛向听众鞠躬，坐下。

高易率先站起来鼓掌，全场站起来鼓掌。艾玛重新起立，连连鞠躬道谢。

”各位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我的话，我想开始座谈会的第三个内容：请本校教授和同学讨论，为了赴中国传教，如何改进本校教育。“戴维斯院长等大家终于重新坐下后说。

“艾玛女士能不能回答我刚才的问题，为了传教，如何为适应中国的生活习俗做准备？”那位眉宇间成”T“字形的学生重拾旧题。

”对不起，生活习俗上的准备，我能分享的不多，“艾玛从容地坐着回答，她觉得经过刚才的发言，对独挡一面的问答再也不胆怯。”我去上海是和家庭团聚，事先没有想到会加入传教事业，所以谈不上做了适应中国生活习俗的准备。不过，同中国教友的接触，使我瞭解到一些特殊的中国习俗，我们必须尊重，不然会引起意外的不愉快。比如说，在西方，白色是用于婚礼上吉祥的颜色，在中国，白色是用于葬礼上晦气的颜色，所以你千万不要穿着白衣服或用白纸包礼物去庆贺中国友人的婚礼。再有，如果你觉得有必要提醒中国教友遵守时间，送一口钟做礼物，那样的话，你就犯了大错！因为，在中文里，‘钟’字和‘终’字发音相同，送一口钟相当于‘送终’。你要避免犯这类错误的最好方法，就是到中国后，寻找华人当帮手。我就是因为有一位叫阿芳的女孩，她的故事我刚才提到过，做我的帮手，才懂得了这些中国习俗。希望我讲的这些例子，能帮到你。”

又一轮的掌声后，座谈会终于在校长的引导下，开始正式讨论为了传教如何改进本校教育。

古典文学教授罗斯博士第一个发言。他是伦敦大学金质奖获得者，曾去印度传教。他的建议是，将他为印度学生上课用的小册子，改写成教科书，放进哈弗复德神学院的

课程。

“这本小册子的名字叫做《如何通过伟大的考验》，尽管是写给印度学生的，它会帮助未来的传教士瞭解应该给还未受洗的年轻人灌输怎样的做人理念。”罗斯博士总结自己的提议。

古典文学教授的提议引起戴维斯院长和教授们频频点头，却没有在学生中赢得同样的反响。

“我觉得改进本校的教育应该从剔除那些无用的课程开始，”那个眉宇“T”字形的学生接着发言，在学生中喻地引起附和的声音。

”能讲得具体一点吗？”戴维斯院长和蔼地问。

”历史系的世界通史，名为世界，其实不过是欧洲史。对我们希望去远东传教的学生来说，这是不够的。我要求，以囊括埃及，印度，伊朗，中国在内的真正的世界史来取代欧洲史！”

学生中一片附和的声浪。

”还有，我要求以近代语言的学习，取代希腊语和拉丁语的研究。既然我们赴远东前要学习东方语言，为什么不把学希腊语和拉丁语的课程，让位给学东方语言的课程呢？”学生中附和的声浪更高。

戴维斯院长脸色变得严肃起来，他觉得该位学生对改进本校教育的言论，有点出格。希腊语和拉丁语是研究神学的工具，东方语言是传播神学的工具，在还没有精通神学之前，怎么能越过研究神学的这个阶段呢？光精通东方语言而不精通神学的人，是语言学家，而不是神学家。但是，戴维斯院长不想在这个时候出面驳斥，他想听到学生们全部的真实想法。

学生们纷纷提出意见。有的要求减少严格的希伯来语考试，有的提出用讲究实际的现代科学取代形而上学的哲学研究，更有学生提出对所有的课程做检查，凡是用两个世纪

以前的教材的课程全部停教。学生们热烈的情绪和教授们的冷淡反应，刚好成鲜明对比。几乎在每一个学生的建议提出后，都会引来教授们的叹息。是呀，有的提议简直是要求上帝放宽尺寸，出格到教授们认为该开除提议学生的地步！讨论在热烈的提议中进行，直到钟楼上的钟声传来，提醒大家已过了午餐时间。

“各位先生们，”戴维斯终于发声，他的神情严肃，但口气依然和蔼，“刚才提出的很多建议，我不能保证每一项都能采纳。但是，我会成立由各系主任和学生代表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将刚才的每一项建议，认真讨论。哪一项可以采纳，哪一项不能采纳，我保证都有清楚的交代。现在，午餐时间到了，相信各位不会乐见我们今天座谈会的主讲人，韦廉臣牧师，艾玛女士和她的先生，留在这里陪大家挨饿吧？我宣布。。。散会！”

学生们和教授们一片鼓掌，纷纷站起，离开教室。那个眉毛“T”字形的学生却在门口等候艾玛和高易走下讲台。

“艾玛女士，我能冒昧要您的通讯地址吗？我想去中国传教前，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请教。”

“当然可以。请问您的贵姓大名是。。。？”

“李提马泰。”